

海娆◎著

MORNING,
CHONGQING

早安，重庆

平民百姓的酸甜苦辣

顽强坚忍、乐观向上的草根精神

一段爬坡上坎、负重前行的历史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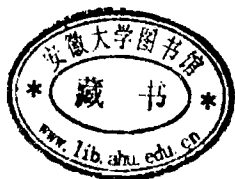


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
出版基金资助

海饶◎著

MORNING,
CHONGQING

早安，重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安,重庆 / 海娆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229-04728-3

I. ①早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60617 号

早安,重庆

ZAO'AN, CHONGQING

海娆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杨希之 钟丽娟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刘 尚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00 千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728-3

定价: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01

郑长乐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离婚。

从街道办事处旧楼的出来，他重一脚轻一脚，有些恍惚。外面的热浪波涛般涌来，他躲在屋檐下的阴凉处，望了一眼外面惨白的天空，就感觉身体冒烟了。这是一片旧城区，临街的房屋破旧低矮，安上空调后，散热器都架在马路边上，轰隆隆地朝外排放热气。天在烧，地在烤，内心在煎熬。郑长乐感觉自己快变成一缕轻烟，被骄阳蒸发。

廖艳从后面跟上来，因为穿了双恨天高凉鞋，走路一摇一摆，像跳脚尖舞，见郑长乐在门口踌躇，以为是等她，眼睛一亮，就快步上前：“老公，要不……我们一起去喝点什么？然后再一起吃顿晚饭，算我们的最后晚餐，好不好？”

“婚都离了，不要再乱喊！”郑长乐眉头一皱，满脸厌烦。

这离婚手续也太简单了，简单得让郑长乐很失落。他准备了一堆堂皇的理由，比如说性格不合，要给廖艳留些面子。结果呢，人家根本不问。红本本缴上去，绿本本领回来，五分钟不到就解决问题。这时代真是现代化了，什么都追求高效率。只是，十八年的婚姻，也曾经温馨幸福的家，就这么眨眼之间灰飞烟灭，让郑长乐实在有些恍惚。十八年呀，从青春到中年。自欺也好，欺人也罢，欢乐痛苦，层层叠叠加起来，毕竟是一段厚重的岁月，就这样轻飘飘一笔勾销？郑长乐头重脚轻，恍然如梦。

2 早安, 重庆

廖艳见他踌躇不语，还以为他心痛钱。她太了解他了，一贯节俭，就豪气道：“那算我请你，好不好？天这么热，我们去那边的水吧坐坐，歇一会儿凉。那里有空调，环境不错。你不晓得，现在的年轻人才会享受哟，哪像我们年轻那阵，你一支四分钱的香蕉冰糕就把我打发了。现在耍朋友兴讲情调，喝啥子‘钟爱一生’，‘月亮代表我的心’，没听说过吧？名字都取得嘿（很）好听，其实就是当年的清凉饮料，只不过加了些花哨的颜色。走吧走吧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我们也去学回年轻人，浪漫一把。对了，我请你喝一杯‘激情岁月’，保证你喜欢。”

郑长乐白她一眼，厌烦中却又有些好奇：“啥子‘激情岁月’哟，我听都没听说过，哪个会喜欢？”

廖艳神秘一笑，暗暗得意。她是与时俱进了，趁郑长乐上班，悄悄跟人溜出来潇洒。泡水吧，逛迪厅夜总会，泡脚泡澡，享受生活。郑长乐还是老一套，每天只晓得上班下班，买菜做饭，最多周末跟兄弟伙搓两圈麻将，喝杯啤酒，完全还生活在上个世纪，简直就是个土包子，也可怜。不过她不想刺激他，就装出一脸不以为然：“咳，就是过去八分钱一杯的酸梅汤，你不是最爱喝吗？现在换个名字叫‘激情岁月’，卖八块钱一杯了，说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，是岁月的味道。说你落伍跟不上形势吧，你还不承认。走走走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请客，带你去开个洋荤，也时髦一回。”说完就上前要挽他的手。

这个女人，昨天还哭哭啼啼，求他不要离婚，说要痛改前非，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可今天真离了，她竟屁事没得，甚至还有点欢天喜地。真是没心没肺啊。郑长乐胳膊一抖，甩开她，说：“傍大款了？有钱学会玩洋格了？”

廖艳收起笑意，顿时又一脸楚楚可怜：“老公，人活一世不容易，能快乐一天，就享受一天。就算我跟你赔礼道歉，还不行吗？”说完身子一软，又贴上来了。

郑长乐突然烦了，觉得她真是不要脸。一把推开她，掏出刚领的离婚证说：“你看清楚了，这是啥子？国家法律，打脱离。啥叫打脱离你懂噻？不懂我再跟你解释一遍，就是从今天起，我们两个断绝关系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

过我的独木桥。我是井水，你是河水，我们互不侵犯，懂了嚯？所以请你放尊重点，不要再跟我拉拉扯扯，乱喊老公。我不是你老公，也担当不起！”

廖艳立即眼睛红了，嘴一嘟，也有些愤愤道：“那只是你的说法！要我说呢，你是小龙的爸，我是小龙的妈。只要小龙还在，我们两个就脱不了关系，一辈子都断绝不了，除非哪天小龙死了。”

郑长乐一听，火冒三丈：“啥子呢，你咒小龙死？咒我们郑家断子绝孙？”他一生气就瞪眼，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。郑家就这一根独苗，她居然这样咒人，太歹毒了。

廖艳慌了，她最怕郑长乐这种眼神，凶神恶煞，能把人恨出一个洞来，何况她并没有那意思，却百嘴难辩，急得满地打转，跺脚赌咒：“哎呀！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哪里是那个意思嘛？我不过想说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不管离婚不离婚，我们都永远是小龙的父母。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们都做了十八年夫妻……”

廖艳心一酸，眼一眨，长长密密的睫毛下，竟滚出长串泪珠来。“小龙是你们郑家的独苗，难道不是我廖艳的独苗？当妈的再是罪该万死，也还不至于咒自己身上落下来的肉吧？”

“哼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些？”郑长乐最恨她说一套做一套，“你心里要还有这十八年婚姻，还有小龙这个儿子，就不会干出那些丢人现眼的丑事来！”说完咬牙切齿，用离婚证狠狠去戳她的脸，“我怀疑你这里长的不是脸，是城墙拐拐！”

廖艳一个踉跄，后退几步，呜呜咽咽得更伤心了。郑长乐转过身去，不想看她。受伤的是他，该哭的是他，她倒抢先一步，先演起戏来。身旁有行人停下脚步，朝他们张望。郑长乐觉得很没面子，就抬头望天。是下午的光景，天空惨白，像火焰深处的那团白光，看一眼就眼发花，心发毛，感觉身体也着火了。郑长乐努力让自己不燃烧起来，就压低嗓音：“算了，廖艳，别的我也不想多说，说多了伤心，也伤身。一句话，我们夫妻缘分尽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”

他说完一抬腿，一脚踩进阳光里，走了。

4 早安. 重庆

郑长乐是典型的重庆男人，身材不高，却干精火旺。即使三天不吃不喝，也精神抖擞，脚步铿锵。太阳火辣辣的，身上的T恤衫成了刚刚出锅的烙饼，软塌塌地贴着他烫。他仿佛听见身体被炙烤得“吱吱”冒油的声音，索性抬起头来，迎着太阳，自嘲道：“共产党员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？我郑长乐，死都不怕，还怕离婚？！笑话！”

廖艳目送郑长乐渐行渐远，一跺脚，丢下一句：“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郑长乐，你个茅厕头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！”一扭一扭，也走了。昨天她哭哭啼啼，不想离婚，是真的。今天真离了，她无所谓，也是真的。她会这么想，都是多年来郑长乐调教的结果。郑长乐常说：“塞翁失马，看起来是祸，其实是福。”“天塌下来，大不了扯来当铺盖。”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由此推来，离婚也不只是坏事，因为所有的坏事都有可能变成好事。婚姻的枷锁失去了，换回的，是爱的自由。她才三十八岁，不算太老，喜欢她的男人还有几个。离了婚正好如鱼得水，至少还可以在老男人的湖里去畅游几年。她有时恨自己生不逢时，如果能晚生十年八年，她就不仅仅在湖里游了，她得去畅游大海，人生一定比现在精彩。

穿街过巷，郑长乐毫无目的一路疾行，不觉竟来到一段旧城墙上。再往下就是嘉陵江了。夏天的嘉陵江，没有了春天的碧蓝如带，却也温温婉婉，像个羞涩的旧式女人去赴约会。那长江大河一路由西咆哮而来，经过了千里万里的追寻，似乎早已迫不及待，一过朝天门，就将恋人揽裹入怀。你如果见过这两江相遇时的激情澎湃；见过它们交合时的沉醉忘情，狂欢舞蹈；见过它们义无反顾难分难舍，滚滚东去，你就知道江河的爱情，比人类的爱情更久远坚贞。那才是真正的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郑长乐站在旧城墙上的黄葛树下，望着前方起伏的山峦，奔涌的江河，人就有些发呆了。他半眯着眼睛，任目光抚过远处的山峦，对岸的楼宇，最后疲惫地落在江边戏水的孩童身上。这情景既熟悉又陌生，让他感到隐隐的酸涩。山城是著名的“火炉”。小时候，哪家临江而居的男孩子，没有偷偷溜下河，去享受烈日下江水的清凉？那种光着屁股，纵身跃入水中的舒畅，恍若昨日，而他已经人到中年，连儿子都早过了戏水的年龄。人生真是如梦啊，梦醒之后一场空。郑长乐心里一悲，想哭。

沿城墙是一溜低矮破旧的居民房，被骄阳烤晒得无精打采，东倒西歪。一对老夫妻躺在路边的竹椅上乘凉，懒洋洋地沉默无言。与江对面渝中区的热闹繁华比起来，这里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。如果从天空俯视，你一定会惊诧这一江之隔的城市两岸，居然有这样大的不同。就像时间的两只脚，一只已踏进 21 世纪，另一只还停留在 20 世纪。江那边的渝中区是一张彩色照片，色彩浓烈，线条清晰，亮晶晶新崭崭透着华丽的现代气息；江这边的江北城呢，却是泛黄的黑白照片，影像模糊，色彩暗淡，是一段衰败的旧时光。

郑长乐的家，就在这段旧时光里。那是单位几年前分的集资房，就在后面不远的半坡上，一室一厅，不大，但他已经知足了，好歹算是自己的窝。现在这里却成了伤心地。一想到刚刚经历的离婚手续，前后不到五分钟，近二十年的婚姻就解体了。人散了，家没了，他就又一次感到了痛。黄葛树上的金阿子一声比一声叫得凄厉，像钝刀割人，割得他的心一颤，又一颤。他点上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再仰头狠狠吐出来，看着软绵绵的烟圈在空中挣扎着散去，脸上便有了一种英雄的壮烈。

“要学那，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呃呃呃……”

嗓子里突然自己就冒出这歌来，同时身体也站出相应的姿式，就像当年舞台上的那个英雄。郑长乐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，青年时代喜欢的那些歌，早已血液一样融于生命，成了他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“挺然屹立傲苍穹。八千里风暴吹不倒，九千个雷霆也难轰。烈日炎炎晒不死，严寒冰雪郁郁葱葱……”

他紧闭双眼，摇头晃脑，声情并茂，几乎是一口气将歌唱完，才慢慢睁眼。那歌声像一道光，让他纷乱的思绪渐渐显出清晰的轮廓。他这才缓过神来，无意中发现，那对老夫妻正伸长脖子，一脸惊愕地望着他。他尴尬地笑笑。老人担忧的眼神让他突然想起母亲。他得去看母亲。都说女人受了伤，喜欢回娘家去寻找安慰。其实男人也一样，只是不如女人那样直白而已。母亲老了，已失去了庇护孩子的能力，那就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吧，陪她说说话，重温一段旧时光也好啊。妻子走了，儿子不归。有母亲的地方，仍然是家。

“咳，离了也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天涯何处无芳草。现在这世界，

6 早安，重庆

钱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？满大街都是，任我挑，任我选。”郑长乐潇洒地甩了甩头，自言自语道。

“世间溜溜的女子，任我溜溜地爱哟……”他哼着小曲，又幸福起来，直奔不远处的菜市场。

02

母亲住得不远。一爬上坡顶，再往下，就是母亲住的老房子了。那地方叫谢家沟，沟背后是一面山坡，一边是菜地，另一边是低矮民房，密密麻麻，直至江边。翻过山去是金厂沟，沟那边又连着一匹山——这里处于长江北岸，地势起伏，有爬不完的坡，翻不完的坎。这也是典型的重庆地形。有首歌是这么唱的：“好个重庆城，山高路不平……”

这些民房大都建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老式的竹木混搭的吊脚楼，油毛毡盖顶，也有篾笆条加黄泥巴敷的棚屋，最好的要算砖房了，却都无一例外低矮破败。这里曾经是大国营企业如织布厂、港务局，以及长江航运的家属区，后来随着国营企业的不景气、织布厂的倒闭、长江航运的凋零，这片曾经火热的生活区才衰败下来，只剩些退休老人和下岗工人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聚在一起靠搓麻将、摆龙门阵打发不死不活的光阴。

郑长乐每次去看母亲，走在熟悉的山路上，都有梦回童年的感觉。遗憾的是，山坡上绿油油的菜地不见了，到处都是荒草和垃圾。路上的石板也松了，脚踏上去晃晃悠悠，似乎再难承载行人。

母亲住的房子位于菜地和居民区交界处，共有四户人家，三户都是和母亲一样的空巢老人，一窝儿女翅膀硬了，飞出去就很少回来。只有一户年轻些，是一对下岗的中年夫妻带个读书的儿子。小院的木门敞开着，里面清丝哑静。郑长乐一进去，就感到一股舒适的凉意。母亲不在家，她一定是打麻将还没回

来。他掏钥匙开门，才有邻居探出身子跟他说话：“哦，原来是长乐回来了。我还以为是贼娃子进屋了耶。”因为没有好心情，郑长乐跟邻居支吾两句，算打过招呼，便进了屋。里面黑咕隆咚的，只见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坐在床头。那是大哥郑长宝。

郑长宝是傻子，十六岁那年被一颗流弹击中，就傻了。那一年重庆搞武斗，几家兵工厂的轻重型兵器都被造反派们搬出来。子弹在天上如焰火乱绽，大炮隔着江，轰来轰去。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。郑家家教严，怕孩子们出去惹事，就把他们统统关在家里。长宝是老大，最懂事，负责在家看管弟妹和煮饭。母亲在织布厂上三班倒。有一天，他为母亲送饭回来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被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击中了后脑勺。送去医院取出了弹片，捡了条命，人却傻了。后来他的左边身体慢慢萎缩，只剩右边身体还能动弹。耳朵能听懂些简单的句子，却说不出话来，从此就只能吃喝拉撒，跟植物人一样。死也不死，活又活不伸展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一直是郑家最沉重的痛。

“大白天的，屋里怎么这么黑？”郑长乐有些不适应，去拉开用旧床单改做的窗帘。

屋子顿时明亮起来，一屋的破败便一览无余。发黑的竹碗柜，油漆脱落的木饭桌，粗糙的水泥地面，墙上发旧的年历画。郑长宝似乎不太适应这样的明亮，头压得更低。郑长乐厌烦地皱了皱眉，瞥一眼他身后的床，又用鼻子吸吸，没发现怪味，才说：“长宝，你今天没有画地图呀？”郑长宝抬起头来，用呆滞的目光望他一眼，算是回应，又低下头去。郑长乐不再看他，把篋里的菜拿出来放在桌上，藤藤菜、豆腐干、瘦肉、番茄，还有鸡蛋。都是母亲爱吃的。爱情实在靠不住，唯有这母爱，任时光荏苒，仍坚如磐石。

这房子依山而建，几家住房在坡下，共用厨房在坡上。中间由几步石梯相连。郑长乐脱下衣衫，光着上身，拿了脸盆和毛巾，就去厨房，想接水洗脸，这才发现接不了水，水龙头都加了锁。那小木盒还是自己的杰作，怎么就忘了？便自嘲地笑笑，想他真是老了啊，忘性好大。从前几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，费用平摊，几十年都相安无事过来了，近几年才突然有了隔阂，计较起各家用水不均，平摊起来不划算，最终想出这个法子，不仅各家分装了水表和水

龙头，还嫌不够，又在水龙头上加了盒子上锁，邻里之间当贼防。他悻悻转身，揭开旁边的水缸盖，发现水缸也空了。再看旁边母亲的灶台，也冷锅冷灶，就想，母亲一天没生火，难道中午没吃饭？赶紧下楼回屋去，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除了一锅绿豆稀饭，就是一碗泡豇豆，几块豆腐乳。母亲把日子过成这样，郑长乐心酸起来，便拎了水桶去打水。过了门前的小河沟，对面不远处的菜地间，有一口老井。郑长乐一桶水打起来，先把自己擦洗得浑身清凉，再一桶一桶拎回家，直到把母亲的水缸灌满，才关了门，去找母亲。

屋背后的半山坡上，有一个当年为备战而挖下的防空洞，从没派上防空用途，倒成了这一带居民夏天里的避暑天堂。郑长乐人还没走拢，就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洗牌声，和着阵阵浸骨的凉意，向他袭来。有人远远见了，扯起嗓子通风报信：“郑婆婆，你家长乐来了。”

郑母正在兴头上，没料到儿子突然来了，既惊喜又慌张，抬起头来埋怨道：“哪个今天不上班有时间了？”旁边看牌的人就趁机打趣：“难怪郑婆婆今天手气好，连打自摸。原来是儿子带来的好运气。”

郑长乐跟众人打过嘻哈，就站到旁边看母亲打牌。郑母哪里还有心思，吃了一个包席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直到最后点了个炮，掏出五角钱来索性撤退。说儿子难得回来一趟，她得回家为儿子煮饭。

母子俩就手牵手回家。郑母瘦瘦小小的，笑眯眯的一脸慈悲。走到拐角无人处，她伸手去摸了摸胀鼓鼓的荷包，高兴道：“长乐，妈今天手气好惨了，接连打了几个自摸，还做了一个清一色，赢惨了！”郑长乐也顺势侧过身去，伸手拍了拍母亲的荷包，夸张道：“当真！看来这两天的菜钱又有着（落）了。”

等拐下山坡，快到家时，郑母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仰头望着儿子说：“对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看我怎么就差点忘了？长乐，下个月这里就要拆迁了。这回是真的。还说，提前搬走有奖励。五千块钱的搬迁奖呢。你赶快帮妈找房子吧。”

“真的？”郑长乐也有些不敢相信。早就传说这里要拆迁，沸沸扬扬好几年了，耳根子都起老茧了，却一直是只吹风，不下雨，没动静。

“煮的！难道妈还骗你？今天上午都来人了，正式通知，说下月初开始正式拆迁。有两个方案让我们选，一个是领拆迁补偿，自找住处；另一个是不领钱，得安置房。听说安置房偏远得很，在机场那边。我是不想搬那么远。你们几个娃儿都在城里，妈年纪大了，不想离开你们住得太远。你说呢？”

“那当然。妈，你住远了我们也不放心啊，去看你一趟都不方便。”

“就是。这一天一天的，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。你就赶快帮妈找房子去吧。早搬有奖，五千块呢。”

两个人的心都要飞起来了。谢天谢地，终于要搬了。“看报纸上说，政府准备把整个江北老城都拆掉，重新规划，要建文化中心、歌剧院。今后市政府都要搬过来。你们下面这一动，我们上面也快了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，这沟沟头我住了几十年，早住够了。正愁这人啊，一天一天就老了，出门爬坡上坎的，买菜都难。还以为妈这把年纪，等不到搬新房那天了呢！真是老天开眼啊！”

一张老脸都笑开了花。

一进屋，郑母就直奔里屋，迫不及待，在门背后的尿罐上解了一泡长长的小便。然后出来站在老头的遗像前，嘀咕道：“老头子，这里马上要拆迁了。拆迁后，我们就要搬去住楼房了。新楼房都建在大街上，出门就是菜市场，方便得很。房子还有厕所，就不用再倒尿罐了。厨房呢，不烧煤，都烧气。开关一拧火就来了。那日子才叫幸福哟，就像进入共产主义。你个人要早走，没那个命。不然也跟我们一起搬新家，享福去了。”

郑父一副慈眉善目，在黑框里朝她微笑，听了也不嫉妒，依然笑眯眯的，仿佛在说：“去吧去吧，把我的福也一起享了。”

郑长乐嘴里叼了根烟，皱着眉头在厨房发火煮饭。他动作娴熟，先掏空煤灰，往炉芯里塞些废纸碎柴，上面再搁上几块煤球，打火机往炉底一伸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火就来了。郑长乐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站在楼梯口，朝下喊：“长宝，扇火！”就见屋里那雕像动了动。郑长宝佝偻着背，手里拿一把烂蒲扇，一颠一颠走上来了，坐在小木凳上，对准煤炉口，一下又一下，有力而准确地扇起火来。这是他干得最好的家务活。

郑母一边理菜，一边说：“长乐呀，今天又不是星期天，哪个突然就跑来了？害得妈火也没发，饭也没煮，家里连像样的菜都没得。还好你带了菜来，不然今天晚上就只有稀饭咸菜了。”

“咳，想妈了，就来，难道还要预约么？我就是专门搞突然袭击，看你过得好不好？结果呢，不行哟，妈，你看你都吃些啥？就是稀饭下泡豇豆呀？有啥子营养？自己的身体都不要了，还说不要我们操心，你会自己照顾自己。你就是这样照顾自己的？”

郑母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唉，这么热的天，也吃不下东西。再说了，出门买菜，爬坡上坎的，懒得走。反正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，不想太麻烦。”

洗菜水被倒进桶里，拎到屋外。郑母走进里屋，端出藏在门背后的瓦尿罐，一颠一颠出了门。还有长宝床下的尿壶，也满了，也得倒掉。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工作，黄昏时分，倒掉蓄存了一夜一天的宿便，洗菜洗衣剩下的水，正好用来冲洗尿罐。

郑长乐在厨房煮焖锅饭。把米放进镬锅，加水煮开，滗干米汤，再侧起锅来一圈一圈慢慢焖。灶旁边的石板下，上次买的煤球已所剩无几。看来又该买煤了。他从前不觉得，自从从这里搬出去，住进单位集资的楼房，用上天然气，才发现烧煤太麻烦了。买煤挑煤，发火背火，通火时煤灰乱飞，用后还得掏渣清理，太落后了。拆吧拆吧，他都有些等不及了。

趁焖饭的间歇，郑长乐去厨房门外抽烟，正看见母亲端着尿罐颤颤巍巍走出来。门前的小溪沟，终年流水叮咚，从后面坡上的大堰塘流出，一路往下，流过三洞桥，再流进长江。母亲站在溪沟边，一边跟邻居说着话，一边动作熟练，把尿罐往条石上一放，揭开盖子，朝前一倾，郑长乐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臊臭味在空中飘来。

不能住了，不能住了。都进入 21 世纪了，看看城里的有钱人，都住洋房开小车了，过起电影里外国人的生活。这里还这么原始落后，简直还像旧社会。郑长乐愤愤然，把手里的烟头用力一扔，弹进沟里。记忆里的这条溪沟可不这样。夏天一场暴雨后，溪水猛涨，从上面的农田漫涌下来。郑长乐还记得当年在沟里撮鱼的情景，小伙伴们纷纷偷出家里淘菜的笕箕，在水草间这里一

撮，那里一捞，总能捞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鱼虾。那时的沟边石缝里，还时常可见螃蟹出没。夏天人们还喜欢在沟里淘菜洗衣。这才过去多少年啊，清澈的溪沟竟然变成露天公厕，浊水横流，臭气熏天。这一坡下去的居民才惨，如同生活在粪坑旁。只是美了溪沟两边的杂草野花，一年比一年更长势丰美。

可这又能怪谁呢？先是坡上的农田荒芜，纷纷建立的皮革厂、塑胶厂等，都把废水排进这沟里。沟水一会儿是刺鼻的污红，一会儿是呛人的浊黄，有一阵还冒着一层厚厚的白沫，令人一闻就恶心想吐。

这一带民房都没有厕所。早几年还有农民每天黄昏挑着木桶，来挨家收粪。人还没走拢，悠长一声“倒桶了——”，家家户户就行动起来。那时候三洞桥外的长江边上，总泊着一只收粪的木船。也不知从何时起，木船不再来了，收粪人也不再见踪影，推算起来，应该是从农村用上化肥开始吧。有了化肥，便不再稀罕城里人的粪便，也因此苦了城里人。刚开始大家还讲文明，把尿罐端到附近的公共厕所去倒，但很快就放弃了。因为厕所也没人来清理。这一带坡地，车来不了，上下全是狭窄的石梯路，运输只能靠人力，肩挑背扛。公厕的便池满了，一场大雨，冲得四处横流。不久公厕就被封了，人们只得把家门前后的阴沟水渠，当成天然的排污设施。流水也真是好东西，能冲走一切污浊秽物。至于冲去哪里，他们就不管了，也管不了。只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也得感谢这山坡地势，这江河东流，再臭再脏，来一场大雨，稀里哗啦水一冲，又干净了。这真是老天对重庆的厚爱。

晚饭时又说起拆迁的事来。郑母兴奋道：“长乐啊，我们下面这一动，你们上面也快了。依我看呢，今后我们买房子，也买到一堆儿，好不好？妈是一天天就老了，不想离开你们住得太远，害怕到时候想看你们一眼都难。”

“那当然，还用你说。最好是一幢楼里，楼上楼下，就更方便了。”

他们一边吃饭，一边憧憬美好未来。刚吃完饭，郑长乐腰间的小灵通突然响了。是熊大哥，问他事情办妥没得。说身边有好几个候补人选，都等着郑长乐合法解套，恢复单身。

郑长乐接完电话，情绪高涨。郑母耳背，在机声隆隆的织布厂当了三十多年的织布工，听觉早就迟钝了，就盯着儿子：“啥事啊，这么高兴？捡到钱包

了啊？”

郑长乐这才把离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，说今天刚刚办了手续，就有人要帮他介绍女朋友。他都还没喘过气来呢，想歇歇再说。郑长乐边说边装出一脸的轻描淡写和对别人热心的不耐烦。仿佛离婚是一件美事，他梦寐以求很久了，终于如愿。

“真的离了？”郑母半信半疑。再看儿子一脸轻松，就释然了。她尽管从来不喜欢廖艳，但很少跟儿子抱怨，怕惹得小两口吵架。没想到他们搬出去自立门户这几年，貌似过得风平浪静，却突然离了。

“不信呀？给你看这个。”郑长乐把离婚证拿出来，摆在桌上。

郑母这才信了，便叹口气，一把拉过儿子的手，安慰道：“儿啊，离了也好。廖艳不是个好妻子。你看你，跟她结婚这么多年，自己过得好累哟。离了也好，你还不老，睁大眼睛，重新好好再找一个。年轻不年轻，漂亮不漂亮，都不重要。关键要顾家，要勤快，要贤惠。那样你也可以轻松点，享几天福。”

郑长乐笑道：“那是那是。妈你就放心吧。这回我一定睁大眼睛，好好挑，给你挑个好儿媳回来，让她好好孝敬你。你也可以享几天福。”

“孝不孝敬我倒没关系。关键是你们两个要恩恩爱爱，不要吵架。你不晓得，以前看你们一吵架，妈就胸口痛。你呢，也得改改你那火暴脾气。”

郑母又数落了一大筐廖艳的罪状，这才慢慢转移话题。郑长乐从厨房洗碗回来，说家里没煤了，妈我得给你买点煤下来。郑母却犹豫起来：“下个月就要搬家了，还买煤呀？反正现在天热，熬一锅稀饭，够我和长宝吃几天了。”

“离下个月还有二十几天呢，也不能天天喝稀饭啊。那我看能不能少买点，买个五斤十斤，恐怕就够了。”

“从来最少都买五十斤。煤店的磅秤，五斤十斤的，怕砣都打不起哟。”

郑长乐想了想，就说：“妈，干脆这样，你这里马上就要拆了，你和长宝暂时搬到我那去。反正廖艳也搬走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家。”

“小龙呢？”

“小龙现在很少落屋。住公司呢。就是他回来，也有地方住。他反正睡屋顶花园的那间屋。”

郑母还是摇头：“算了，长乐，如果我一个人，还好说，带着长宝，不方便。你上面也不宽敞，外面那一间屋，巴掌大点，哪里住得下两个人？我还是再坚持坚持吧，都坚持了四十几年，最后这几天还熬不住啊？你有时间，赶紧帮我找房子吧。楼层要低点，最好地段平一些，出门就是菜市场，其余的就不要要求了，只要能放两张小床就够了。”